

子杼 著

亂 世 殘 陽

上

西征劍鋒錄



乱蝶残阳

子 杼 著

上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

乱蝶残阳

子 杼 著

下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

乱 堞 残 阳

子 杼 著

※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3.5 字数：280千字

1990年11月山西第一版 1990年11月山西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I SBN 7—5378—0399—4

I.376（上下册）定价：5.95元

内容介绍

大清同治年间，天下群雄并起，中州一片混乱。少林寺弟子武云起、董大全学艺功成，身怀绝技，胸怀壮志，拜置师傅，打出山门。二人先夺河南省乡试武举头二名。然后直奔京城，赶考武会试而来。就在他们将近京门之时，恰逢慈禧之弟桂祥因强夺民女不成，被捻军将领那越劫走此女。一怒之下，追出京城。于是，一场混战，在京郊良乡展开。云起路见不平，飞石击落桂祥鹰犬马师爷手中宝刀，身不由已卷入这组矛盾中去。与此同时，早已觊觎我新疆领土的沙俄奸细也正赶到京师。满清将领、捻军内线、武林豪杰、沙俄奸细这四组人物之间，刀枪相向，敌友难辨，一场殊死搏杀，打得天昏地暗。

后来，武云起、董大全力挫群雄，金榜题名，得中状元、榜眼，被封为皇家御将，眼看着功成名就，仕途坦荡，却不料荒淫成性的桂祥与恭亲王长子载醇竟双双霸占其新婚妻子，并因吃醋而将其杀之。云起心灰意懒，从此再无混迹京城之意，不顾激亲王再三挽留，立志投奔征西大帅左宗棠帐下，效命疆场。云起一路西行，又遇沙俄奸细及各路武林豪杰多番纠缠，峨眉太极、八卦神功、南北少林、东西洋拳，好一路厮杀、好一番拼打。其间，又有对征西大帅左宗棠及手下骁将那锦棠等人的几分雄姿素描，对西北大漠战火狼烟的栩栩动人刻画。

小说史料翔实，文笔流畅，情节动人，堪称大家风度。

上 卷

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
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！戍客望边色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未应闲。

——唐·李白《关山月》

黄昏，残阳如火，烧得西半边天空彤红彤红。

这时候，从京师广安门通往良乡的黄土官道上，一队二十余骑的人马正向古桑干河要隘——芦沟桥疾驰而来，那翻飞的马蹄踏起一道黄色尘烟，霎时便将躲避在路旁的几个商贾行人遮没了，引得四野村庄里的狗“汪，汪，汪”地吠个不停。

“快，快追”为首的一人，约莫二十三、四年纪，头戴寿缎瓜皮帽，身着绣福字团花锦袍，外罩巴图鲁马甲，披一领古铜色缎面斗篷，一面狠狠抽打跨下坐骑，拚命地狂奔，一

面不住喝令随从跟上。这人姓叶赫那拉氏，名叫桂祥，是满洲镶黄旗人，现在宫中领侍卫府任二等侍卫之职。他是个宦门第子，曾祖父吉郎阿、祖父景瑞，都做到一司之长的五品郎中而止。他父亲惠征，道光初年在吏部做一名抄抄写写的小文官——笔帖式。以后，慢慢爬到了主事、员外郎。道光廿九年，惠征春风得意。升任吏部验封司郎中，爬到与他的祖辈们一样的地位。以后，不再做穷京官，外放去当地方官捞银子。一放就是正四品的道员，任所在山西省归绥道，很发了些财。咸丰二年二月初六日，又调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，管辖安庆、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太平等五府和一个广德直隶州，共二十八个县，并兼管芜湖关的税务，这更是一个可以大捞而特捞的肥缺了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正当惠征得意洋洋之时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急风暴雨已敲响了他的丧钟。咸丰二年底，太平军攻克长江中游的武昌、汉阳、汉口三重镇，接着千帆东下，五十万大军横扫长江两岸。芜湖丢失，安徽巡抚蒋文庆也一命呜乎。惠征吓得仓皇奔逃，怀揣着他的官印直抵江宁，叩门不开，只得躲到镇江。事后，咸丰帝追究弃城先逃、临阵退避官员的责任，惠征自然脱不了干系，被新任的安徽巡抚李嘉瑞一折参倒，革了官职。这时候，安徽布政使李本仁、按察使张熙宇和副将赓赛音三个人，还没有象惠征这样临阵脱逃，只是因为战败，就已经锁拿进京问罪，一个处了斩监候，秋后处决，两个判了流放三千里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。总兵王鹏飞则干脆就被杀了头。惠征哪能不急？一怕之下，竟卧病榻上，咸丰三年六月初三日，一命呜乎了。人既已死，咸丰帝又有枕边的求情，也就不再追究，这件事就此了结。桂祥没有因为父亲的罪过受到

什么牵累。不过，他也实在没有什么余荫可承。

桂祥今日的荣华富贵其实全都是来源于他的大姐。

惠征留下二女三子，桂祥的上边，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下边还有一个弟弟。

咸丰二年二月，也就是在父亲惠征被调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上谕下来没几天，朝廷便举行大选秀女之仪，十六岁的大姐被选中，并于五月初九日接进宫去，做了“兰贵人”，以后她又由贵人而嫔、由嫔而妃，一级级晋升上去，咸丰六年三月生了皇子载淳后，更晋封为懿贵妃。在宫里，她一直是很得宠的。尤其她为皇上生了传宗接代的皇子后，更是红得发了紫。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咸丰帝奕訢驾崩热河行宫，二十六岁的大姐便和皇后钮祜禄氏同时并尊为皇太后，她的徽号是“慈禧”。

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，一举剪除了她丈夫咸丰帝立下的肃顺等八个赞襄辅政大臣，垂帘听政，把朝廷大权紧紧地抓在手里。这样，她的娘家也就沾起光来，头一件事，惠征是革职后病死在镇江的，没有谥号，慈禧便命礼部拟定“端恪”二字，以同治皇帝载淳名义赐给他。同时，还追封他为三等承恩公爵，这个公爵由桂祥的哥哥照祥袭了。并命将桂祥家的旗籍由下五旗的镶蓝旗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。

桂祥的二姐也是由咸丰帝奕訢生前和大姐一起做主，给了咸丰帝的七弟醇郡王奕譞做嫡福晋。

桂祥本人，还有他的弟弟佛伦保，都是大姐一句话，便入了领侍卫府做上宫廷侍卫。这侍卫官儿虽不大，却可以出入宫禁，是许多贵族子弟都十分羡慕的美差。

志满意得，飞扬跋扈，桂祥仗着大姐的势力，在京城

胡作非为，无人敢惹他。也正这种境况，使他不学无术、游手好闲，整日价和一帮贵族庸碌子弟混在一起，偷鸡摸狗、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为。今天的这齣闹剧，便是他许多荒唐事中的一件。

桂祥扬鞭催马、怒目圆睁，急促地向前追赶着。这时，与他并马飞驰的是一个年约六十多岁幕僚打扮的人，只见这人微微一笑，侧脸朝他说道：“国舅爷放心吧，苏姨娘飞不上天去。”也许是为了压过这纷乱的马蹄声吧，或者更由于中气充足？这人说话的时候，嗓门提得很高，声音显得格外洪亮、厚实、不单是桂祥听了顿感轻松，连落在最后面的家丁听到了，也都在精神上为之一振。

渐渐看清前面的逃奔者了，五骑马护着一辆青骡轿车，飞也似向芦沟桥东的拱极城而去。“站住一站住——”桂祥高举宝剑，向前面的逃奔者们厉声喝令。

“子南，你们护小姐走，我和小三断后！”前面五骑中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，青衫缎帽，一身贵公子的华丽装束，挥手吩咐同伴们一声。随即勒马回头，和另一个小伙儿迎面向追兵冲来。

“马师爷，”桂祥斜视着来者，牙咬得咯咯响，吩咐道：“你们挡住邢越和王三两个混蛋，我去追那贱货！”说着便迎上去，一招“仙人指路”，向邢越疾刺，但只是虚晃一剑，随即夺路而走。

来人岂肯放过桂祥？邢越右手剑“迎风挥扇”架开桂祥的杀手，跟着变为“扫地金波”转向马师爷刺去，左手一扬，三把飞刀已从背后奔向桂祥。

“桂爷，小心暗器！”马师爷一面横剑化开邢越的攻击，

一面急忙大声提醒他的主子。

桂祥闻声，一个蹬里藏身，从左侧翻到马腹下。谁知这三把刀却是分上中下三路飞来，人虽躲过，马却难逃，一声凄惨的长嘶，他这匹蒙古战马的后颈和臀部已中了飞刀，顿时鲜血迸流，扑倒在前面尘土中。桂祥一个鲤鱼打挺，飞身跃在路旁，才待转身接招儿，王三已跃马冲来，人未到鞭先到，一条九节鞭尤如银蛇一般裹住了桂祥，“啪、啪、啪”系于鞭梢钢环上的那铮亮锋利的镖头打得桂祥宝剑一连串脆响。桂祥连忙就地十八滚，想躲开这凶猛的攻势，却觉得面门脑后阵阵凉风，难以脱身。

马师爷见桂祥被王三缠住，处境甚危，大吼一声，举剑向邢越刺去，一剑刺中王三右膀。王三遭到背后袭击，咬牙忍痛，鞭交左手，“甩头打鞭”向马师爷抽来。马师爷竟不躲闪，暗动内功，挨近身去硬接了这一鞭。他趁银链绕于腰围之际，伸左掌猛击王三后心，王三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栽下马去。

桂祥闪在一旁，见机想取便宜，举剑向扑倒在尘埃中的王三刺去，欲要结果他的性命。邢越策马冲来，急伸剑隔住，反手连杀桂祥三剑，逼得桂祥慌忙跳开。

马师爷圈马来战邢越，同时高呼：“国舅爷上马，追截轿车要紧”

桂祥追赶几步，一把抓住王三遗骑的缰绳，翻身跃上，拍马向前追去。

马师爷立即率领人马将邢越围在核心，并喝令几个随从快快跟上桂祥，追杀前面护车而行的逃者。邢越见桂祥换马走脱，直逼轿车而去，不由大怒，高喝“桂祥杂种，看大爷

取你狗头！”宝剑闪闪，切瓜砍菜一般，连杀数人，才欲催马追赶桂祥，但看到昏倒在地地的徒弟，即停马回剑，逼向马师爷。

马师爷看邢越凶猛，剑发如闪电，一剑急似一剑，一剑快似一剑，只见那一串串银花向自己逼来，心中暗道，这邢越武功比头两年又大有长进了，不禁暗暗吃惊，提醒自己加倍小心。因为他知道，邢越手中之剑乃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物，系师傅生前所用，后传于师兄，再传至这邢越的。所以，拚了三十余回合，他总不敢以锋硬碰，免得损了自己的兵刃。

邢越被他师叔缠住，渐渐有些焦躁起来。一则桂祥已带家丁追向轿车，徒弟杨华只带两个小厮，势难抵挡得住；二则小徒弟王三被师叔击中一掌，昏倒在地。这一掌，少说也得有二、三百斤的力量，一时很难苏醒过来，如不赶紧推宫过血，调治于他，性命悬于一线。想到此，邢越双目已红，招招皆是杀手，恨不能一剑将马师爷劈作两半。

马师爷看出邢越急躁，反不令家丁伤害王三，只叫众人将他师徒两人团团围住，自己跳出圈子，勒马立定，向邢越道：“贤侄何必如此大动肝火？那苏氏既已做了国舅爷的侍妾，你还肯再讨她吗？”

“呸，老狗！你助纣为虐，贪财忘义，还算得是人！”邢越破口大骂。

马师爷并不发火，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再给你说门亲，保你体面就是。侄儿年轻，不可不识时务，难道你还得罪起国舅爷不成？可不要太狂傲了！”

邢越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吗？你捧了他为主子，倚为大树

一般。今几个我就放倒了他给你看看！让他姐姐西太后发兵找我算账来吧，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块疤，二十年后俺邢越又是条好汉，不象你这没廉耻的老东西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马师爷气得发抖，两眼闪着凶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，你小子当真要反了不成？”

“反了又怎样，先杀你这个老奴才！”邢越大叫着策马向马师爷冲来，“唰唰唰”就是三剑。

马师爷大惊，慌忙招架，化开前两剑，见第三剑已近马头，怕伤了坐骑，急忙用剑一挡，只听“”的一声，两锋相交，火星迸飞，再看时自己的剑已被削去了一截。马师爷暗叫：“不好，”一面用右手断剑咬住对方之剑，一面伸左手食中二指向邢越胸口处的膻中穴点来。这一招来势凶狠，邢越宝剑被马师爷半截断剑咬住，忙用左手回护胸口命穴，成鹰爪势来抓对方手腕。马师爷感觉劲力尚差一寸。处在后手儿遂游腕向邢越右肩虚晃一掌。两马已错过。

邢越急于救护苏小组，无心恋战，见马师爷宝剑已残，也不再追杀过去，勒马回冲，弯腰抓起王三，横于马背上，破围而出，直向桂祥追来。

紧跟桂祥的还有两个家丁，刹时已追上了轿车，立即向轿车发起进攻。护车的三骑，拨马抵住，正好一个对一个，六人六骑杀作一团。驾车的马夫却扬鞭催马，飞奔更疾，根本不理睬身后的厮杀。

桂祥急于擒拿轿车上的逃妾，愤怒地向缠住他的杨华施杀手，恨不能一剑劈他八瓣。扬华是个白面书生，不象他师弟王三那样黑乎乎，虎头虎脑的，但使的顺手兵器却和王三一样，也是一挂九节鞭，使起来呼呼带响。不过，他的武艺

不仅比师傅邢越差得多，比师弟王三也还稍逊一筹。和桂祥过招儿，将将打个平手，很难讨什么便宜。这时候，他一盼轿车快快走远，逃出这危险境地；二盼邢越速速赶到，杀死这个十恶不赦的国舅。不幸的是，他带的两个小厮武功甚是平常，惨叫声起时，已有一个失手被杀了。顿时，形势骤变，桂祥又添一人，双战杨华。另一个小厮也渐渐难支了。杨华腹背受敌，处境甚是艰难，只得拚命将一条精钢打制的九节鞭抡得呼呼作响，护住自身，哪还有力拦截桂祥。这时，桂祥府上的家丁们却又有十几人追赶上来，将杨华团团围住。桂祥自己则腾出身来，拍马扬鞭，率领其他家丁们向无遮无拦的轿车追去。

邢越策马狂奔，很快赶上杨华，手起剑落，杀掉两个围攻杨华的家丁，吓得另几个落荒而逃。邢越匆匆将昏迷过去的王三交给杨华，自己又紧追桂祥去了。

邢越刚走，马师爷已到，率了剩下的七个家丁，顾不得赶杀杨华，也可着劲奔前面的烟尘而去。

路旁赶夜路的商贾行人，看见这阵势，远远地避到路旁的旷野里，惊恐地望着这一群又一群穷凶极恶的人风驰电掣般闪过，生怕祸及于身。

一时，京师南郊的黄土官道，变成了血尸横地、刀剑相击的血腥屠场。

拱极城，是镇守芦沟桥的一座小城，顺天府宛平县在这儿设有一个巡检司，衙署就在西城门内，城中除了绿营营盘、小教场和一些供来往行人住宿打尖的酒铺客店外，居民住家并无多少。若是马跑的话，只需一袋烟的功夫便能在城

内跑个来回：出西门，那就到了芦沟桥上，过桥可以直奔良乡。

这时，已到关闭城门的时分了。守门的兵勇们早已远远望见京师方向黄尘滚滚，车马相追。此时见一辆青骡轿车抢先冲了过来，便急忙上前拦截盘问，不料赶车的老头儿却是二话不说，只把那长鞭一摆，“啪、啪”几声脆响，便有两个兵勇立时皮开肉绽，血流满面，撇了腰刀捂着脸滚到一边。其他兵勇大惊，纷纷后退，不由自主闪出一条路来。轿车飞驰而过，沿着城中的青石板大街向西门冲去。

不过，这终究是一道城关，虽然驻军们防内毕竟不同于防外，对京师里来的这轿车并未放在心上，这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是让一个车夫驾着轿车就这样轻而易举，如入无人之境般穿城而过，那也未免也太窝囊了些，还守的什么京师门户？轿车刚奔出西门，城关上便有一个头戴正三品亮蓝顶子红缨穗顶戴，脑后拖支单眼孔雀翎的参将顺马道策马而下，带领数骑人追了上来，从西城关到芦沟桥，仅有一箭之地，那参将抢上桥头，兜头拦住轿车，挺枪喝道：“大胆车夫，竟敢闯我关卡，该当何罪？还不停车？！”

几个骑兵亦拔刀举剑，逼住车夫。车夫无奈，只得勒缰停住。

参将眯起眼睛，打量这辆车，喝道：“车中所乘何人，后面何人追赶？”

车夫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大人不曾看见吗，此乃承恩公照爷夫人，因急事要赴良乡，还不快快闪开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不由自主地往后看。

这个谎撒得并不圆满，参将当然不信。他细看这轿车：

黑辕轮、绿盖皂缘、绿檐皂纬，确是承恩公夫人的规制。既然说“承恩公照爷”，那么自然就是慈禧皇太后的胞弟照祥公爷了。就这个牌子，给一般人早退避三舍，开关放行了，岂不料这参将镇守此等要隘关卡，却也非止一日。进京北上的，出京南下的，三品以上大员他见过成千上百，不仅什么官员什么规格知道的一清二楚，而且，他还懂得，以照祥公爷那样的身份地位，夫人出京，势必前呼后拥。侍从成群的，断无单车匹马之理；再说，后面已有数骑追入东门，在城里街上与拦截他们的戍守兵勇们厮杀起来，这一点他从西城关下来时也看得清清楚楚。以此推论，则这轿车上所乘之人，即便真是承恩公夫人，也绝非正当出京，其中必有缘故。

“下车！”参将喝令一声。同时催动坐骑，打算上前掀帘看看，车中坐的到底是什么样人。

车夫不动，仍坐在车上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大人，还是不看为妙！”

参将一愣，脸上微现吃惊的神情，继而脸色陡变，上去猛击一掌，正中车夫胸口，只听“啊”地一声，车夫跌下车去，滚出足有两丈多远。

参将冷笑一声，勒马立于轿车旁，却不再去掀那轿车的帘子窥探，因为方才这车夫的一句话倒也提醒了他——京中贵族豪门的府中私事，最忌讳外人知晓。这照祥乃国舅爷，何等了得的人物。自己有几个脑袋去管他家的闲事？如果车中之人真是照公府中逃出的内眷，那么，自己若是多事，就未免太不知趣了。想到此，他喝令手下：“将轿车转回城中，请夫人少歇，待本官稟请照公爷的示下，再派人护送就是。”

这话如其说是吩咐兵勇，倒不如说是讲给轿中之人听的。因为他这时仍不能断定从帘缝儿隐约看到的这个女子，到底是何身份。所以，为了日后免生波澜，他要先给自己留一条退身之路。

轿车由一名兵丁赶着，掉头往城里缓缓而来，那倒在地上不能起来的车夫已无人再去理睬。参将骑在马上随车而行，心中颇不安宁。他作着各种推测，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。猛一抬头，忽见城墙上已经打将起来，不由暗吃一惊。心想：不好了，这是后面追来的那起人马，见关了城门，竟抢上城关去，这还了得！再定睛一看，只见自己手下的兵勇们却是各执刀枪，远远立着观阵，并未卷入格杀。

这又是怎么档子事呢，是照公府上的家丁吗？莫非他们内讧了不成？

这参将当然不知道，在桂祥的后面有个邢越，在邢越的后面又有个马师爷，原本是两档子，并非内讧。

桂祥追击轿车冲进拱极城中，兵勇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自然要拽杖使刀地拦截他，桂祥大怒，一言不发，挥剑就斩了两个兵丁。这也是他平日里太横惯了，视人命如同儿戏之故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驻军们近来一直就十分紧张，因为上个月里捻军的前锋还打到易州过，致使京畿一片混乱，处处戒严。这才解了不几日，城里外面却杀出了这股人马来，怎能放过？于是，大家纷纷涌出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桂祥打算冲出城去，不料城门却被守兵抢先关了，守城的军队并非都是酒囊饭袋，也有几个武艺好的军校，围住桂祥和他的家丁们，在城门洞前叮叮当当当地厮杀起来。打算捉住他们，审问明白。

当邢越冲过层层阻拦，直往西门而来时，戍军们见了，以为也是桂祥一伙儿的，不由分说，刀枪齐上，又围住了他。邢越这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还管什么刑律科条、镇关官兵？况且他已斩了桂祥手下家丁数人，在朝廷来讲已是罪不可恕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豁出去了：见一个杀一个，遇二个杀一双，一把青萍宝剑银光闪闪，如切瓜砍菜一般，直杀得清兵们东倒西歪、尸首滚地。眼看离桂祥越来越近了。

桂祥急欲出关不得脱身，忙中又回头看见邢越渐渐杀近，急得火冒三丈，下剑更加凶狠，乱刺乱砍，竟杀开一条血路，往城关上冲去。官兵们见他抢关，齐声呐喊起来，枪箭交加，向他猛射，桂祥马匹中箭倒地，他只得徒步往上冲，连砍兵勇数人，把木栅栏推向一边，竟自率几名家丁抢上关去。

邢越一看，急从百宝囊中取出爬城索，右手一扬，套住了城垛，“噌噌噌”双手倒着把，脚尖点城墙爬了上去。

险得很，邢越爬上关去，离城堞仅差几尺时，一个兵勇发现了他，大叫一声，冲过来举刀剁绳。但是腰刀刚举起来，忽自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城堞上。原来是挨了桂祥一剑。桂祥横冲直撞，左劈右砍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正杀得性起，侧脸看见邢越从下面爬了上来，大吃一惊，连忙挥剑向绳索削去。邢越右手三把飞刀打出，左手已扒住了城堞。桂祥躲过飞刀，居高临下连刺几剑，邢越拔剑抵挡，一一隔开。桂祥不敢放松，生怕他上来，连连进攻，却也伤邢越不着。

恰在这时，邢越忽听脑后风声，知道是下面有人使暗器打来，忙一偏头，一粒铁菩提子打在旁边的墙上，深深嵌入